

文選

十九

文選卷第五十七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誄下

潘安仁夏侯常侍誄一首

馬汧督誄一首

顏延年陽給事誄一首

陶徵士誄一首

謝希逸宋孝武宣貴妃誄一首

哀上

潘安仁哀永逝文一首

夏侯常侍誄一首

并序

潘安仁

夏侯湛字孝若譙人也少知名弱冠辟太尉府

臧榮緒晉書曰湛早有名譽爲太尉掾賢良方正徵仍爲太子舍人尚書郎

野王令

臧榮緒晉書曰湛舉賢良對策拜郎中進補太子舍人轉尚書郎出宰野王今漢書曰何武賢

良方正徵也

中書郎南陽相

臧榮緒晉書曰湛除中書侍郎出補南陽相又曰秦王東武帝

第三子也初封南陽王後徙封秦王家艱乞還

毛詩曰未堪家多難余又集于蓼

頃之選

爲太子僕未就命而世祖崩

世祖武帝皇帝也穀梁傳曰高曰崩厚曰崩尊曰崩天

子之崩以尊也其崩何以在人上故曰崩

天子以爲散騎常侍從班列也

天子

惠帝也

春秋四十有九元康元年夏五月壬辰寢疾卒

于延喜里第嗚呼哀哉乃作誄曰

禹錫玄珪實曰文命

尚書曰禹錫玄圭告厥成功又曰文命敷于四海史記曰夏禹名曰

克明克聖光啓夏政

尚書曰咎上克明又曰克齊聖廣淵左氏傳朱向成曰以偪陽

光啓寡君

其在于漢邁勲惟嬰

漢書曰夏侯嬰娶爲太僕常奉車從擊項籍思弘儒

業小大雙名

班固漢書述曰世宗曄曄思弘祖業漢書曰夏侯勝字長公少好學從夏侯始昌受

尚書又曰勝從父兄子建字長卿自師顯祖曜德牧究

及荆

王隱晉書曰夏侯威字季權歷荆宛二州刺史史記祭公謀父曰先王曜德不觀兵父守淮

岱治亦有聲

王隱晉書曰威次子莊淮南太守毛詩曰文王有聲英英夫子灼灼

其雋飛辯摘藻華繁玉振

孔融薦禰衡表曰飛辯騁辭班固荅賓戲曰摘藻如

春華孟子曰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

如彼隨和發彩流潤

淮南子曰隨侯之珠

和氏之璧得之而富失之而貧禮記孔子曰夫玉溫潤而澤仁也如彼錦續列素點絢

論語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人見其

表莫測其裏尚書大傳孔子謂子夏曰子見其表未見其裏法言曰或問聖人表裏曰威儀文辭

表也德行忠信裏也徒謂吾生文勝則史論語子曰文勝質則史心照神交

唯我與子莊子子綦曰其寐也魂交論語子謂顏回曰唯我與爾有是夫且歷少長逮

觀終始孝經曰夫孝始於事親子之承親孝齊閔參

漢書武帝詔曰孝子順孫願自竭以承其親論語子曰孝哉閔子騫禮記公明儀問曾子曰夫子可以爲

孝乎曾子曰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安能爲孝乎子之友悌和

如瑟琴毛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事君直道與朋信心論語柳下惠曰

直道而事人又子夏曰雖實唱高猶賞爾音宋玉對問曰曲

與朋友交言而有信

彌高者其和彌寡禮記曰人生二十
試表曰或有賞音而識道

曰征鳥厲疾周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公弓既招皇輿乃徵左氏傳陳敬仲曰詩曰

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范曄後漢書曰侯瑾州郡累召公車有道徵也

典引曰忠節允著清風載興胡廣書曰建決央彼樂

都寵子惟王左氏傳延陵季子曰決決乎大設官建輔

妙簡邦良用取喉舌相爾南陽尚書帝曰龍命汝作

喉舌之官毛詩曰出惠訓不倦視民如傷左氏傳初

納王命王之喉舌不倦叔向有焉又逢滑乃眷北顧辭祿延喜孟子注

曰國之興也視之如傷德厚受

祿德薄辭祿也余亦偃息無事明時呂氏春秋田贊曰偃

昔之遊二紀于茲左氏傳羊斟曰疇昔之羊子為政

孔安國尚書傳曰十二年曰紀

班白携手何歡如之

禮記曰班白者不提挈毛詩曰惠而好我携手同行

居吾語

汝衆實勝寡

論語子曰由居吾語汝慎子曰衆之勝寡必也

人惡雋異俗疵文

雅

孔安國尚書傳曰疵病也大戴禮曰天子不知文雅之辭少師之任

執戟疲揚長沙投賈

曹子建揚德祖書曰揚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漢書曰賈誼爲長沙王太傅誼旣以謫去意不自得

無謂爾

高耻居物下子乃洗然變色易容

史記曰觀范曄之見王者羣臣莫不洒然

變色易容者

慨焉嘆曰道固不同

論語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

爲仁由己

匪我求蒙

論語顏淵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爲仁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周易曰童蒙求我匪我求

童蒙誰毀誰譽何去何從

論語孔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楚辭曰此孰吉孰凶何去何

從莫涅匪緇莫磨匪磷

論語子曰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

子

獨正色居屈志申

尚書曰正色率下

雖不爾以猶致其身

論語周公

謂魯公曰不使大臣怨乎不獻替盡規媚茲一人國語史記

以又子夏曰事君能致其身謂趙簡子曰夫事君者諫過而賞善薦可而諫不獻能而進賢毛詩曰媚茲一人應侯順德謚言忠

謀世祖是嘉漢書成帝曰父不見班生今日將僕儲皇

奉繼承華漢書曰太子家有僕上林賦曰先朝末命

聖列顯加尚書曰道入侍帝闈出光厥家我聞積善神

降之吉周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左氏傳宜享遐紀

長保天秩尚書曰天秩有禮如何斯人而有斯疾論語伯牛

有疾子曰斯人曾未知命中年隕卒嗚呼哀哉論語子曰

也而有斯疾也五十而知天命中年猶中身也唯爾之存匪爵而貴子曰

尚書曰文王受命惟中身子曰君予無爵甘食美服重珍兼味藏榮緒晉書曰

而貴無祿而富湛族為盛門性

順享修甘食美

臨終遺誓永錫爾類

毛詩曰孝子不

斂以時襲殯不簡器

藏榮緒晉書曰湛將沒遺命小棺

適齊長子死其斂以時誰能拔俗生盡其養孰是養生

而薄其葬

漢書曰楊王孫家業千金厚自奉養生工所

薄葬簡淵哉若人縱心條暢

班固揚雄述曰淵

達困而彌亮柩輅既祖容體長歸

周禮小喪供柩輅

車也周禮曰喪祝掌太喪祖飾棺乃載鄭玄

曰祖為行始也家語曰顯孫師有容體資質存亡永訣

逝者不追

鄭玄毛詩箋云往矣訣別之辭

望子舊車覽

爾遺衣幅抑失聲迸涕交揮

禮記曰內人行哭失聲

曰二三婦無揮涕蔡邕陳仲非子為慟吾慟為誰嗚呼

碑曰巖巖知名失聲揮涕

哀哉

論語曰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子曰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

日往月來暑

退寒襲

周易曰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左氏傳張趯曰火中寒暑乃退

孔安國尚書傳曰農因也

零露沾凝勁風淒急慘爾其傷念我

良執

禮記曰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

適子素館撫孤相

泣

毛詩曰適子之館兮撫孤羊舌氏叔向也已見廣絕交論

前思未弭後感仍集

賈逵國語注曰弭忘也

積悲滿懷逝矣安及嗚呼哀哉

馬汧督誄一首

并序

臧榮緒晉書曰汧督馬敷立功孤城為州司所枉死於囹圄

諱之潘安仁

惟元康七年秋九月十五日晉故督守關中侯扶風馬君卒嗚呼哀哉初雍部之內屬羌反未弭而編戶之氏

又肆逆焉

傳暢晉諸公讚曰惠帝元康五年武庫火北地盧水胡蘭羌因此為亂推齊萬年為主杜

預左氏傳注曰弭息也漢書雖王旅致討終於殄滅詩

曰王旅

而蜂蠆有毒驟失小利

左氏傳臧文仲曰君無謂

姓流亡頻於塗炭

毛詩曰人卒流亡尚書曰有夏昏德民墜塗炭

建威喪元於好畤州

伯宵遁乎大谿

王隱晉書曰解系為雍州刺史又曰朝廷以周

解系與賊戰于六陌軍敗周處死之孟子

若夫偏師裨將之殞

首覆軍者蓋以千數

左氏傳韓子曰晁以偏將陷子罪大矣漢書曰大將軍霍去病裨將侯者九人漢書

谷永上書曰齊客隕首公門以報恩施史記

剖符專城

紆青拖墨之司奔走失其守者相望於境

東觀漢記章

千石皆以選出京師剖符典千里古樂府日出東南隅

曰三十侍中郎四十專城居解朝曰紆青拖紫朱丹其

穀漢書此六百石以上銅印墨綬云秦隴之僭輩更為

魁

輩姓也更名也漢書曰羌煎輩降東觀漢記曰羌什長輩便然更蓋其種也尚書曰殲厥渠魁

既

已襲汧而館其縣

左氏傳曰允師輕曰襲杜預曰掩其不備

子以眇爾之身

介乎重圍之裏率寡弱之衆據十雉之城

十雉言小城也

群臣

如蝟毛而起四面兩射城中城中鑿穴而處負力而汲

漢書

賈誼曰高帝攻城反者如蝟毛而起東觀漢記曰上入昆陽二公環昆陽城積弩射城矢如雨下城中負

戶而汲

木石將盡樵蘇乏竭芻蕘罄絕

漢書李左車曰樵蘇後爨師不宿飽

晉灼曰樵取薪也蘇取草也毛詩曰詢于芻蕘毛萇曰芻蕘薪采者也

於是乎發梁棟而

用之罽

的

以鐵鎖機關既縱礮而又升焉

言以鐵鎖繫木為機關既

縱之以礮激而又收上焉漢書曰匈奴乘隅下礮石又曰高城深塹具礮石如淳曰礮石城上礮石也杜篤論

卷之二十一 年 舉 千夫 淹

爨陳焦之麥柿

招 呂 楠 角之

松說文曰柿制柿也

用能薪芻不匱人畜取給青煙傍

起歷馬長鳴

古詩曰朱火然其中青煙颺其

凶醜駭而

疑懼乃闕

掘

地而攻子命穴浚漸寘壺鑄

雷

瓶無武以

偵令之

墨子曰若城外穿地來攻者宜於城內掘井以薄城

東觀漢記曰使先登偵之言虜欲

將穿響作內焚擴

猛

火薰之潛氏殲焉

崔寔四人月令曰四月可羅獵注曰大

久之安西之救至竟免虎口之厄

王隱晉書曰齊萬年

西將軍夏侯駿西討氏羌莊

全數百萬石之積文契書

於幕府

漢書書義曰衛青征匈奴大克獲

聖朝疇咨進

以顯秩殊以幢蓋之制

幢蓋將軍刺史之儀也兵書曰

頗為并州刺史曲蓋朱旗

而州之有司乃以私隸數口殺十斛考評

吏兵以櫜焚之辭連之

禮記曰夏楚二物以收其威鄭玄曰夏猶也楚荆也夏與櫜古

今字通

大將軍屢抗其疏

于寶晉紀曰梁王肅為征西大將軍

曰敦固守

孤城獨當群寇

管子曰民無固守不可以固守

以少禦衆載離寒暑

管子曰晉之善戰者牛田以寡擊衆

臨危奮節保穀全城而雍州從事忌

敦勲効極推小疵

周易曰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

非所以褒獎元功宜

解敦禁効

何戴假授

言請解禁効而假授之以詔書言遠許

而子固已下獄發憤而卒也朝廷聞而傷之策書昌皇

帝咨故督守關中侯馬敦忠勇果毅率厲有方固守

帝咨故督守關中侯馬敦忠勇果毅率厲有方固守

孤城危逼獲濟寵秩未加不幸喪亡朕用悼焉今追

贈牙門將軍印綬祠以少牢

王隱晉書贈馬敷詔曰今追贈牙門將軍印綬祠以

牢少魄而有靈嘉茲寵榮

范曄後漢書曰和帝追謚望

然繫士之聞穢其庸致思乎

言繫士之聞已穢其庸致思以求生乎家語曰孔子

登於豐山而嘆曰於斯致思無不至矣

若乃下吏之肆其噤害則皆妬之

徒也

楚辭曰口噤閉而不言然則口不言

嗟乎妬之欺

善抑亦質首之讎也

言嫉妬之徒欺此善士抑亦同彼質首之讎也戰國策甘茂謂楚王曰魏氏聽

甘茂與樗里疾質首之讎也

語曰或戒其子慎無為善言固可以若

是悲夫

淮南子曰人有嫁其子而教之曰爾行矣慎無為善曰不為善將為不善邪應之曰善且猶弗

為況不善乎此全其天器者也高誘曰器猶性也

昔乘丘之戰縣立賁奔父甫

御魯莊公馬驚敗績賁父曰他日未嘗敗績而今敗績

是無勇也遂死之圍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

罪也乃誅之

禮記曰魯莊公及宋人戰于栗丘縣賁父衛馬驚敗績公墜縣賁父曰他日不敗績

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圍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誅之士之有誅自此始也鄭立曰白

肉服漢明帝時有司馬叔持者白曰於都市手劍父讎

視死如歸亦命史臣班固而為之誄

公羊傳曰仇牧聞宋萬殺君手劍而

此之何休曰手劍持拔劍也呂氏春秋管子曰三軍之士視死如歸然則忠孝義烈之流

慷慨非命而死者綴辭之士未之或遺也

班固漢書贊曰自孔子後

綴文之士衆矣天子既已策而贈之微臣託乎舊史之末敢闕

其文哉乃作誄曰

知人未易人未易知史記曰侯嬴曰人固未易知嗟茲馬生位

末名卑西戎猾夏乃奮其奇尚書曰蠻夷猾夏保此汧

城救我邊危彼邊奚危城小粟富子以眇身而裁其

守兵無加衛墉不增築婪婪群狄豺虎競逐左氏傳富辰諫曰

狄固貪婪王又啓之說文曰杜林說下者黨相詐驗為婪力南切漢書張耳陳餘述曰據國爭權還為豺虎又曰

魏共武安之屬輩更恣睢潛時官寺品氏春秋曰在上無道侶微荒惡恣

睢自用也楚辭曰意恣睢以指摘史記李斯曰獨行怨睢之心漢書任橫攻官寺東觀漢記曰象林蠻夷攻堵

官齊萬虓呼闐呼震驚公毛詩曰進厥虎目闐如

秋漢含華曰三聲勢沸騰種落煽扇熾謝承後漢書

公在天法三台旌旗電舒戈矛林

夷降聲勢猛烈毛詩曰百川沸騰風俗通曰諸羌種落熾盛大為邊害